



日  
亭  
隨  
筆

下

4 曾 5  
9 分  
3 止



詩  
95  
卷  
3

齊藤  
大庫

鈕兩亭隨筆卷下

伊勢東娶伯傾著

李白贈汪倫詩云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  
 聲挑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起句突出  
 硬語橫空然以汪倫結之前後呼應真為傑作杜  
 甫送孔巢父詩破題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末段南  
 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韓愈詩云孟郊  
 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恐文章還斷絕  
 再生賈島在人間三子步驟一轍孫蕢送河都閩  
 詩酒酣耳熱悲故鄉孫蕢在坐情更傷又云三郎

桂林插

桂林插

今年三十幾平生與黃最知己亦同又有不拘此  
格直記時事者毛奇齡贈柳敬亭詩云流落相憐  
柳敬亭消除豪氣鬢星星江南多少前朝事說與  
人間不忍聽大欠工夫

橘窓茶話云蘓頌詩東望望春春可憐孫連云上望  
字向東望也下望字望春色也按岑嘉州詩東望  
望長安叠用望字與此同法然此首奉和幸望春  
宮之作乃以望春為宮名者穩也

兩芳洲曰作詩如做手簡兒一般畧言之有始中終  
三等細言之一二三四五六各有次序但據事直

書平平鋪將去謂之手簡借著風雲雪月山河草  
木未形容錯綜成章語言不多意思有餘又清雅  
又響亮謂之詩手簡如段匹織得容易詩如錦繡  
最要纖麗此語直截痛快實為作詩妙訣初學之  
徒得隻句或一聯前後補綴以成全篇不得血脉  
貫通也

杜少陵湯輿詩云糝迳揚花鋪白氈點溪荷葉叠青  
錢竹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稚子或以  
為笋或以為竹魑或曰甫有二子一曰宗文字稚  
子并非稚一作雉此首全對稚子鳧雛最確

靜志居詩話杜子美集有漫興五絕九首又七言云  
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渾漫興者言  
即景口占率意而作也其後蘇子瞻黃魯直楊廷  
秀諸公皆襲用之押入語韻姜堯章詠蟋蟀詞云  
幽詩渾與咲籬落呼燈世間兒女段復之詞云詩  
句一春渾漫興紛紛紅紫俱塵土陰時夫輯韻府  
群玉亦采入語字韻中蓋元以前無讀作漫興者  
迨楊廉夫作漫興七首妄謂學杜者必先得其性  
情語言而後可得其性情語言必自其漫興始而  
其弟子吳復見心從而傳會之注云漫興者老杜

在浣花溪之所作也漫興之為言蓋即眼前之景  
以為漫成之辭其言語似村而未始不俊此杜體  
之最難學者自楊廉夫出而世之人遂盡改杜集  
之曰易與為興首沿其誤者張孟兼也

歸鴈本稱春鴈然秋亦用之猶歸鴉之歸也林子耒  
詩露葦霜荷落晚風數行歸鴈下秋空吾輩賦秋  
日詩用歸鴈字讀者無不嗤咲黃花本稱菊花又  
稱菜花沉德潛曰劉宗霈看菜花詩云乍逢紅雨  
點迴塘又見平畦千頃黃色比散金無異種香連  
繡壤不分疆已娛老眼消春晝旋引歸心立夕陽

燕麥兒葵無感觸不須佳句憶劉郎張翰青條若  
 搥翠黃花如散金指春日黃花也唐代以黃花句  
 試士通場皆指菊花無一合者故太白云張翰黃  
 花句風流五百年詩中第三語本此  
 陸放翁入蜀記太白登黃鶴樓送孟浩然詩云孤帆  
 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檣映遠山尤  
 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按李于鱗唐詩選映作  
 影山作空非矣既曰碧空又曰天際語且重複意  
 亦索然是類甚多不可枚舉南郭附言兩可難裁  
 從其多且正者是亦妄耳

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詔曰日月薄蝕陰陽之恆度  
 耳聖人懼人君之放怠目之以設戒故稱日蝕修  
 德月蝕修刑胡主亦有卓見  
 李景珍嘗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異  
 聞異見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  
 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為力強余之於讀書  
 亦是同癖非求身後之名  
 富商大賈有讀書生勿以薄帳為俗以置度外諺云  
 一日不書百事荒蕪破產之人必忽簿帳  
 祖元珍曰文章湏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

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偷他文以為己用余才庸劣毫無所成但願欲做吾詩硬語拙句所不辭也戴益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茆鞋踏遍隴頭雲歸來適過梅花下春在枝頭已十分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諸遠凡學道者要在自修不必求之高遠古人每於活處觀理此詩興也題云探春然非湯尔之作羅景綸曰詩莫尚乎興興者目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鶴林玉露載此為居悟道詩第三句作歸來笑撚梅花嗅不及過梅花下之自然真性之詩湧

金門外柳垂金三日不來成綠陰折取一枝入城去使人知道已春深亦得言外之味益叔亮隱于南嶺以詩授寫中少年有稍嫻聲律者賜喜字伯慶冬夜吟云寒宵客到煖新醅爐畔閑傾一兩杯坐久愈憐山月白數枝梅影上窓來菜根吟社課題初夏即事賦者若干人古森守一詩最佳詩云客到茅堂與不孤壁間新挂夏山圖殘碁筭罷閑評画已有薰風度碧梧

三浦大年偶成詩云自非問奇客不到子雲亭白髮千莖雪青燈一盞螢眼於經史豁身在賤貧寧聊

寄生乎樂山看酌野醞前聯奇峭有賈鴛風又寄  
余詩云勢南羽北各天涯憾昔上游久見期茆屋  
點粧君識否壁間多是夢亭詩

清波雜誌孫莘老請益于歐陽公公曰此無他唯勤  
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  
每一書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  
人指摘多作自見之蓋揚子雲令桓君山誦千首  
賦之意后山詩話云歐陽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  
多做多商量多三多之中商量尤難至其極功不  
待人指摘

韓文公南山詩險語叠出千古傑作非大手筆不能  
辨之後輩容易看過不知斡旋之妙謾擬此等之  
作曰我學韓體鋪張雜然無復節制多見其不知  
量謝自然詩專排白日輕奉之妄雖曰正大之見  
然亦陷于理窟遂失騷人之旨又如是時雨初霽  
懸瀑垂天紳泉紳拖修白石劍攢高青造語俱奇  
吾曹學之恐有畫虎之誦送魚本師詩云亥窮恠  
變得徃徃造平淡此是詩之正路山石雉帶箭汴  
泗交流三篇熟讀玩味可以得紀事之法也南溪  
始泛三首不讓柳柳州南澗中題黃山谷最愛此

詩以為有詩人句律之深意

賈長江訪隱者，不過詩徐而庵以為一問三答語氣甚急，余謂此詩更為一問二答三問四答起承轉合整然不乱，只在二字著眼，蓋長江聞童子採藥之言，意謂除却此山之外不應他適，曰指山為自斷之辭，曰只在此，山中童子答以山雲甚深，不辨行跡，結句截然語盡而意無限。

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為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吾鄉書種不斷而稱為善人者鮮矣。

豫章湯抄云：今人家池塘所畜魚，其種皆出九河，謂之魚苗，或曰魚秧，二名并奇。

西京雜記：玉之未理者為璞，死鼠未屠者亦為璞，戴植著書名鼠璞，蓋本于此。

胡三省曰：沙苑之戰，宇文泰不敢乘勝追高歡，以山之戰高歡不敢乘勝追泰，蓋二人者智力相敵，足以相持而不足以相斃也。余謂信玄之於謙信亦耳。是智力相敵，互有勝負，遂不能得意，蓋泰歡之類耳。

晁氏客話云：止罵所以助罵，罵罵所以止罵也。此語



善悉人情  
前漢夏侯勝傳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近時解經者多  
駁朱子不免是弊張履祥曰讀書從先儒發明已  
極詳盡但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優柔厭飲期于自  
得不當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無益于學也好立文  
字是學人一種通病薛文清曰自考亭以還斯道  
大明無煩著作須躬行耳

張洎素與徐鉉厚善曰議事不恟遂絕然手寫鉉文  
章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于珍玩此與李德裕不  
讀白居易詩相反而愛其文才一也

方薰山靜居畫論云畫稿謂粉本者古人於墨稿上  
加描粉筆用時撲入縑素依粉痕落墨故名之也  
今畫手多不知此義惟女紅刺繡上樣尚用此法  
不知是古畫法也今人作画用柳木炭起稿謂之  
朽筆古有九朽一罷之法蓋用土筆爲之以白色  
土淘澄之裏作筆頭用時可逐次改易數至九而  
朽定乃以淡墨就痕描出拂去土跡故曰一罷吾  
邦近世畫家所稱粉本者即摹本也畫手用朽筆  
描摹本背更以素紙撫摺其痕絹則直就摸本寫  
之甚失古法

韓家藏池大雅二絕句，小幅詩云：帝里風光行處好，就中最好此東山。山山近遠花千樹，看去看來乘醉還。祇園言說四時春，况乃烟花三月新。騷客行遊同野客，忙人未往似閑人。題云：右春吟，做白體書亦然。筆蹟流麗，詩亦可誦。歎云：無名下有無名連珠印。

錢起雪詩：怒濤堆砌石，新月孕簾鉤。雪積簾鉤如新月，狀孕字下得妙。

唐伯虎題妓湘英家匾云：風月無邊見者皆贊美，祝枝山見之曰：此嘲汝輩為虫二也。湘英問其義，祝

山曰：風月字無邊，非虫二乎？湘英終以為美，不之易按：俳諧歲時記云：出羽尾花驛里正家，所藏角力繪芭蕉翁句用風月字，蓋祖此意。

東坡雪中過淮謁客，回詩：萬頃穿銀海，千尋度玉峯。又次仲殊雪中遊西湖云：曲終天自明，玉樓已崢嶸。俱言雪景潔白，耳銀海玉樓一聯，注家引道書鑿矣。

本朝南北俱為皇統，非異邦六朝之比也。當時勤王之師各尊其主，大義當然。近世學者動以南朝為正，媿媿辨之，蓋不思之甚也。一書生以芳野懷古，

詩示余余題周南峯嶺梅詩還之詩云老樹戔戔  
欲入雲瘴烟蠻雨客消魂春風強自分南北畢竟  
枝梢共一根

折用地名如自然者李士允晚過劉中丞園詩綠深

裴相野香滿白公山裴度午橋作別墅號綠野堂

白樂天自号香山居士又用故事無痕跡者唐子

西殘梅詩興晚細草夢魂春上句用杜詩東閣官

梅動詩興下句用靈運池塘生春草

程佳獨坐詩云空館寂無人撼撼鳴木葉乍疑風雨

聲忽見當窓月乍忽二字同訓異義觀此可知

唐宋之詩風調自異然亦不可一槩論也郎瑛曰周

公恐懼流言日王莽恭謙下士年假使當年身便

死一生真偽有誰知諸書引者以為荆公之詩臨

川集不載不知何人者也以格律論之亦必宋人

耳按此白樂天所作本為七律茲奉其半讀詩鑒

別時代豈容易哉

周密浩然齋雅談云白傳詩天黃生颼母雨黑長楓

人送客遊注云颼母如斷虹有大風即見楓人曰

夜黑雲雨暗長數丈比見李仲賓云往年往在東平

舟夜行殘夜微月擁篷眺望忽有黑雲起天角漸

成巨人其長數十丈掉臂濶步行水上掠舟而西  
一舟皆驚麀群起視之其去如飛得非所謂楓人  
耶按任昉述異記南中有楓子鬼楓木之老者為  
人形亦呼為靈楓白詩所稱即此仲賓之說誕妄  
不足信也

神祖命林信勝監造銅材活字既成擺印群書治要  
頒賜諸藩實曠古盛事清主康熙亦造銅材活版  
然至乾隆時銅乏鎔之鑄錢云

老子五千言中用兮字必押韻其餘諸子百家皆然  
吾邦先儒文用兮字或不押韻可謂杜撰

楊伯謙兩夜董信溪過訪詩云卧病滄江上柴扉晝  
不開况茲風雨夕乃有故人来造屋吟黃葉踈燈  
照綠苔平生丘壑意共盡掌中杯夜雨蕭條之際  
每誦此詩以慰幽獨但無如信溪者深以為憾矣  
農父作草偶人置于田間或稱之曰案山子余未知  
漢名而西土亦有之陸銓詩清明日薄晝陰陰籬  
外新秧短似針縛草象人田畔立借它風力逐飛  
禽此與案山子一般梅園日記辨案山子  
事其說確實可從  
李薊過廢園詩云誰家亭院自成春窓有莓苔案有  
塵偏是關心隣舍犬隔堵猶吠折花人第三四句

不言與廢事反借隣家狗兒以及偷折花枝之人  
 隱然見其無主自字著眼春字一篇血脉  
 避暑錄話婦人以姓為稱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宋  
 言子齊言姜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為婦人之  
 名故史記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  
 野幸姬戚夫人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為衆  
 妾之稱近言妾者遂皆為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  
 是令謂宗女為姬亦曰詩言王姬之悞也吾邦謂  
 公侯女曰姬其誤一轍京俗謂妓曰姬蓋自衆妾  
 之稱來失實益遠

姬音基姓也音  
怡婦人美稱

北魏徐遵明與田猛畧就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  
 之猛畧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  
 秩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  
 始知真師野在猛畧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  
 於此余嘗讀近人經解賦三絕句其一云吾道古  
 未入野由却迷邪路遠相求胸中本有真師在一  
 箇工夫只自修  
 文人相忌自古而然彫蟲之弊極於此矣真字道者  
 自修為要何關世俗毀譽  
 世称皮日休為詩人余讀鹿門隱書其中多格言實

為有道君子也隱書云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  
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己  
而自卑卑則全勇多於人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  
妖又云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  
反為害又云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  
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  
曰自譽乎又云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  
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不勝於百妬其為進也難  
孟子與荀揚同列漢以來皆然請廢莊列之書以  
孟子為主自皮日休始唐才子傳日休隱鹿門山

性嗜酒癖詩號醉吟先生又自稱醉士世知白居  
易号醉吟先生不知日休亦有此号故記

焦氏筆乘引談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學士  
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  
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藉會稽  
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為吳越  
丞相父燐為元師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  
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為其翰林被誅也光業見吳  
越倫史頗詳孫仲容在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  
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士且剛直有守非

欺後世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為襲美雪  
謔於泉下

甯成探下急如東濕薪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驅民  
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  
濕薪慘刻百倍於甯

吳筠山中雜詩山際見未烟竹中窺落日鳥向蒼上  
飛雲從牕裡出四句寫景自是天籟不覺際中上  
裡四字叠出今人犯此則不免詩病矣

潯陽三隱竹溪六逸考之本史并無其傳三隱見梁  
昭明撰淵明傳陶潛周續之劉遺民然其時代不同先儒辨之六逸出南

部新書李白孔巢父韓準  
裴政張叔明陶沔

徐興公曰宋宇種菜三十品兩後按行園圃曰天茁

此徒助余鼎俎周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王維

詩云林下清齋折露葵三君皆得農圃風味此况

未可與肉食肥漢道也按東坡有擷菜詩云吾借

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過子終年飽菜

夜半飲醉無以鮮酒輒擷菜煮之味舍土膏氣飽

風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湏底物而更貪耶乃

作四句秋未霜露滿東園蘆菘生兒芥有孫我與

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農圃風味盡於此

矣余性嗜菜過於魚肉然宅無隙地不能種之黑  
瀨通村農夫與余親者自冬至春各相寄贈得以  
飽食此二村之種風味甚美但恨身在中不得  
菜圃之趣也貢悅題菜云三日宿醒醒不得正思  
風味到辛盤能盡酒客之情

香祖筆記范傳正作李翰林墓碑云與賀監汝陽王  
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周南之名杜  
飲中八仙歌無之唐書白本傳所載八仙人亦與  
杜詩同按困學紀聞云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於  
唐史唯焦遂事蹟僅見於甘澤謠是并可補杜詩

注

宋書禮志指南車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遠使晉  
代又有指南舟其製不詳

赤雅貴少賤老涂髮剝鬚喜作羅漢羅漢者惡少之  
稱吾鄉稱無賴之徒曰羅漢亦似暗合

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  
智對曰莫若書籍余相識中有好讀書者不見其  
益神智之功蓋誦其言而不能解其意也

吾鄉寒暑之節親戚朋友互相問訊且贈時物不堪  
煩冗或如循環有再歸者約隱紀談云吳門風俗



多重至節謂曰肥冬瘦年互送節物寓官顏侍郎  
度有詩曰至節家家講物儀迎來迎去費心機脚  
錢盡處渾間事原物多時却再飯虛禮之煩和漢  
同弊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  
其言而觀其行余亦讀詩想其為人言行相反有  
如水炭詩人之言不可盡信元遺山詩云心畫心  
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  
信安仁拜路塵

梁武帝詩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唐戴叔倫詩一

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青出於藍杜子美露從今  
夜白月是故鄉明僧文益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  
紅鎔金成鍊

虞詡日夜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  
羗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  
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  
曰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也余謂詡善活  
用孫子之法即與淮陰侯背水同意膝柱鼓瑟不  
敗者少觀田單後用火牛者可知矣

唐書高險傳初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閱閱後雖衰

猶負世望，嫁娶多，取貲故人，謂之賣婚。吾鄉望族，近來多有賣婚之弊，尚且諱其門地，何顏之厚也。南蠻傳訶陵有毒女，與接輒苦瘡，按毒女即有癩氣者。當時傳淦不多人，以為奇耳。或云古無癩瘡，及明中葉起於嶺南之地，是未深考之誤。千金陰頭癰外臺陰頭生瘡，皆指癩瘡言也。

許胤宗，唐名醫也。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荅曰：醫意耳，思慮精則得之，昧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不能宣也。虛著方劑，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余觀近時醫書，漢蘭湊合，不過紙上空談。胤宗之

言可謂確實矣。元葛恒齋曰：醫當視時之盛衰為損益。劉守真、張子和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飢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至宋之季，大抵務守護元氣而已。本邦昇平三百年，飽食逸居之徒多，患積痛，凡為醫者不可不思。張嘉貞曰：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吾邑守錢虜為子孫多，買山林田園，反為其酒色費者，徃徃有之。

凡憩村亭野店者，吹烟或喫茶，臨去留錢少許，俗曰

茶料當稱茶湯錢司馬溫公置獨樂園春際草木  
秀茂許人往觀游人以錢與園丁曰直謂之茶湯  
錢即茶料之類也

唐書徐商傳劈紙為鎧勁矢不能洞按宋康定四年  
詔江淮淮南造紙甲三萬給陝西蓋倣商法也紙  
鎧漆塗堅不減革或云不能禦銃丸其製攄劈紙  
二字則如俗間所稱陣笠之法

鮑明遠詩歸花先委露別葉早辭風李善注花落向  
本故曰歸花葉下離枝故云別葉余謂此句入宋  
人集中不可復辨

曹植盤石篇云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稱夫子曰

孔公絕奇

詩人輕和歌歌人亦仇視之彼此俱非至其妙悟詩  
歌一致藤原為家嘗誨人曰凡作和歌如渡危橋  
不可左右回顧又曰譬之作五重塔始自基址當  
留心下句作詩之法亦不出此範圍矣藤原俊成  
曰歌之佳處在得大體而已不可務為彫刻組織  
也譬諸畫工畫物倘徒事丹青爛絢則反使人可  
厭矣要自然而有味是為得之也此語近世詩人

頂門一針

余在浪華一日米薪俱盡囊無一錢偻居日淺無所假貸自謂坐而忍飢不如卧而忘之就枕而睡及覺枕上有炒麥粉一包不知所自問之隣人曰嚮有持廁夫擔小便去蓋其所對易云乞茶喫之得以一飽是夕街上吹笛按摩數人獲百餘錢實余少年客中第一厄也

孟子性善之說其所歸者慈悲也其言雖異其致則一廣弘明集

何太史報應問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為善耳

荀孟言性其言相反要其導人為善一也然不及孟

子至當也性謂之善則人人能長其善可以到聖賢之域矣性謂之惡則人人務去其惡是亦可以到聖賢之域矣但荀以道為假故其弊不可勝言也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揚雄曰性善惡渾二子不知孟荀立言之旨以吾見聞所及為此含糊之說其言似精實蘆

阮元仁說一卷博萃衆說然未盡其義也按六書精蘊元天地之大德所以生生者也元字从二从人仁字从人从二在天為元在人為仁在人身則為體之長故元居四德之始仁在五常之上說文集

鮮象形兩儀為二又中相離為天地之象故亟仁等字从之蓋仁者天地生生之理存乎人心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天地之心不立矣為天地立心仁也凡人生而受天地之心謂之性即仁是也中庸云天之命之謂性孟子曰性善皆自天理上說著性善即仁之根本也朱子曰挑仁李栻種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上蔡謝氏以為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是以生意論仁得之矣余謂象果之栻皆有生意故名曰仁挑杏郁李之類是已人身麻痺謂

之不仁以其無生意也上蔡死活之說蓋亦此意吾鄉永野氏藏南北畧此書漢人所寫中有缺本邦人補之余借而讀之滿清革命之際多以直筆記之以觸忌諱不載姓名全部五百餘篇自忠肝義膽出此書漢土決無刻本又不許存于世余抄其跋并紀事誌感讀書三篇以標作者苦心跋云甚矣書之不易成也昔之著書者必有三資四助三資者才學識是落筆驚人才也博極群書學也也論斷千古識也四助維何一曰勢倚藉聖賢二曰力所須隨致三曰友參訂折衷四曰時神旺心

開予也賦資頑魯眇見寡聞壁立如渴司馬數竒  
若飛將軍孤憤窮愁過韓公子魏真卿七者無一  
而欲握管綴辭不幾為識者所笑乎雖然竊有志  
者焉康熙午未申酉之際作南北畧兩書共草五  
百餘篇予以右目新蒙無有久視生花之病尚未  
贍真及庚戌二月六日甲子額天哲成靜書數日  
銀海炯然踰月家表弟胡子鳴儀殊解人意邀坐  
采舞榭中示以秘笈贈以管城予遂縱覽疑思目  
不交睫手不停批晨夕弗輟寒暑無間賓朋出入  
弗知家鄉鹽米弗問肆力期年得書千紙辛亥春

正復入城披錄元夕后忽友人薦予社埜王氏携  
篋赴館枕上鳥聲案前山色消受愧多予方喜門  
墻清簡編書有暇不謂春甫半疾患頓生坐卧弥  
月殊寬悶悶孟夏既望北畧始竣五月十五甲午  
復書南畧計日課篇十一月十三為二親窀穸停  
筆三旬迨季冬六日癸未乃成北畧三十一万  
千三十餘言南畧廿四万四千三百餘言共計五  
十五萬五千三百餘言予以編書不易故誌其始  
末如此辛亥季冬九日王館書

紀事云庚戌季冬二日嚴寒饑民一夕凍死四十七

人未幾大雪連旬數尺千里予呵筆疾書未嘗少  
 廢辛亥季夏酷暑各方死者日聞予雖汗流浹背  
 必限錄五紙每晨起用手巾六層陳案上書畢視  
 之時下透洽  
 誌感云予輯南北畧既成與歎曰嗟乎集書之難也  
 如此哉予綴草四載騰次二年始得造竣未審當  
 世有知我者否曰憶劉歆視揚子太玄法言謂之  
 曰空自苦吾恐后人用覆醬餗也王邑嚴尤謂桓  
 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于后世乎譚曰必傳  
 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

雲祿位容顏不足動人也輕其書耳左思貌寢十  
 年製賦陸機笑之及玄晏為序紙貴洛陽名勢惡  
 薄今古同悲予身居賤末無子雲太仲之才必多  
 劉歆陸機之誚嗟乎不附青雲之士焉能聲施后  
 世乎故感而誌之

讀書者云不知我者不可讀我書即知我未深者不  
 可讀我書不知書者不可讀我書即知書未深者  
 亦不可讀我書无緣分者不能讀我書即緣分猶  
 淺者亦不能讀我書无福分者不能讀我書即福  
 分猶淺者亦不能讀我書噫嘻茫茫求其可讀我

書能讀我書者豈无其人雖然又誰是其人也辛  
夷季冬十四日天節子識按辛夷即康熙十年當  
吾寬文十一年也

茶餘客話云康熙御製詩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為請  
者朕謂沙汰何難即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  
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寔不比昔日之橫恣  
有賴于儒氏辭而闢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籍以  
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此數千百万  
無衣無食遊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為詩以見  
意云頽波日下豈能迴二氏于今亦可哀何必關

邪猶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材真大哉王言也方今  
二氏之教不足以惑世誣民法苑珠林聊供詩人  
藻績耳余謂白面書生受先儒唾餘好排釋氏不  
免泥古之弊陳經儒論佛極穩可謂通儒矣論云  
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養  
無告也然州縣不過三百疲癯殘疾止矣其外少  
壯而貧終身不能温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  
佛教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真忍於難父  
母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會賤無  
聊計無復之真斯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既代



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也袁子才答汪大紳書亦極有見解書云常謂佞佛者愚闢佛者迂僕非迂儒也平時不佞佛亦不闢佛以為佛者九流之一家周官閔民之一種聖人復起不廢九流亦不廢佛至於人之好尚各有所癖好佛者亦猶好奕好鍛好結髦之類所謂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友朋不爭以全交也乃書未強僕亦從事于斯不得不辨客話云陸稼書曾祖溥為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且

視之則水符裏三魚塞其罅人稱為盛德之祐溥子東遷居泖上築堂名三魚今稼書文集稱三魚堂余聞一商舟渡東洋舟漏祈青峯觀世音已而漏止入港視之二艤室隙舟師登青峯以謝冥助云門人益叔亮為之記刻于石蓋舟師亦有陰德者

水經注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之者以為必無人遂得脫按源賴朝石橋山之敗竄伏樹竅中大庭景親以弓探之二鳩飛出創業之主鬼神助之

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初學之徒做詩，惟要佳句，不顧章法，故通篇亂雜，意不貫通。潘次耕廣武詩善，備起兼轉合之法，一見易了。今為初學，拳之詩云：蓋世英雄項與劉，曹姦馬謖實堪羞。阮生一掬西風淚，不為前朝楚漢流。起結照應尤切，步兵廣武之嘆，實在曹姦馬謖。此詩千載之下，說破步兵心事。東坡曰：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藉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

竹坡詩話有明上人者，作詩甚難，求捷徑於東坡坡作兩詩與之，其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其二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便是作詩捷徑。吳子行閑居錄云：晚宋作詩者多謬，句出遊必云策杖門戶必曰柴扉，結句多以梅花為說，塵腐可厭。余曰：聚其事為一絕，云：烹茶茅屋掩柴扉，雙聳吟肩更撚鬚。策杖逋仙山下去，騷人正是興來時。或可為作者戒也。吾黨亦多此種詩，錄博一噱。七律起句最難，下手柳子厚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

愁思正茫茫雄渾悲壯冠絕古今其他如前後聯對仗精確不可勝數又答劉連州邦字末句云遙憐郡山好謝守但臨牕註謝守指安石也安石嘗為吳興太守此說恐非謝朓有窓中列遠岫之句子厚用此

盧照隣長安古意啼花戲蝶千門側前有一群嬌鳥共啼花之句戲蝶疑是嬌鳥之誤

長病人將死前二三日氣體乍佳不可以為復常之兆紀少瑜詩云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與此一般

姜白石牽牛花詩青花綠葉上踈籬嫋嫋長條竹尾垂老覺淡妝羞有味滿身風露立多時題外仁神朱子荷亦有詩云金飈初動露華滋最愛娟娟竹尾垂多少紅樓昏夢裡不知秋色到踈籬朱竹垞曰結句寫出花神在風露中可謂絕唱然比姜詩似退一步

五雜俎云錢氏子弟取書上瓜各言子之的數剖之以觀勝負謂之瓜戰邦俗兒女剖材試其實多少與此相類謂之材戰亦可

吾鄉自一月至九月土人釣魚為娛然魚用浮子者

余幼時在松阪見一釣具俗曰宇幾即浮子也其  
 形如枣塗以丹漆頭插小羽莖長四五分又以銅  
 線屈成兩股插入于蒂以貫釣絲隨水淺深可以  
 上下投之水中泛然直立寸餘繫小鉛錘  
淺深而上下之凡魚中釣則浮子沒鷄助編云釣  
不使錘委地絲之半繫荻梗謂之浮子視其沒則知魚之中釣  
 韓退之釣魚詩羽沉知食馱則唐世蓋浮以羽也  
 古人以煖足瓶為湯婆黃山谷名以脚婆戲作詩云  
 小姬煖足卧或能起心兵千金買脚婆夜夜購天  
 明曾文清謂山谷改竹夫人為青奴則脚婆當名

錫奴戲作一絕云霧帳挑笙畫寢餘此君那可一  
 朝無秋未零落同班扇歲晚溫柔是錫奴煖足瓶  
 此云由多留

吾鄉郭北田園種麥以充租既刈麥又插秧漢土亦  
 有類此者向雪湖田家詩云樵罷歸來打麥忙要  
 犁舊壤插新秧

水東日記云吳人耕作或舟行之勞多謳歌以自遣  
 名唱山歌南山頭上鷓鴣啼見說親爺娶晚妻爺  
 娶晚妻猶自可前娘兒女好孤棲此等無情漢子  
 所在比比有之不勝浩嘆

梅花開時蝶未化生僧別舸蝶詩每向東風怜薄命  
一生不得近梅花此意古人未曾道及林和靖梅  
詩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如知二字  
婉曲有餘意

李長吉詩称曰牛鬼蛇神然亦有艷麗動人者難忘  
曲云夾道開洞門弱楊低畫戟薰影竹華起簫聲  
吹日色蜂語繞妝鏡畫眉学春碧乱繫丁香梢滿  
攔花向夕佳句云竹香滿淒寂粉節塗生翠奇峭  
可喜又有杯池白魚小之句注杯池池之小者極  
言其小小僅似杯耳天教胡馬戰曉雲皆血色與

常建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个古對墨  
釋親鸞創立一向真宗養妻子喫酒肉貴賤上一  
視平等於是天下穢户皆為檀越金錢如土富敵  
王度可謂孟鉢中一豪傑也然亦有據馬祖嘗忘  
屠者之請降詣其舍士庶驚駭咸称異哉祖曰佛  
性是同無生豈別但可度者吾其度之何異之有  
釋窺基字洪道焚師諷之出家基曰聽我三事方  
誓出家不斷情欲葷血過中食也焚先以欲勾牽  
令入佛智佯而肯焉行駕累載前之所欲故開輔  
身語曰三車和尚亦非枯木寒岩之徒也

長峯妓樓每春四方遊客輻湊或有六七十人結社  
同遊者翌朝命駕登朝熊岳衆妓要之歸路前宵  
醉夢中徃徃不識其面輿卒絡繹錯認別人於是  
預以片紙記客姓名各結于簪呼名就輿余戲賦  
絕句云紅塵滾滾滿花街酒幔風翻醉面佳多少  
美人迎客處銀簪名刺異銀牌唐官妓佩銀牌刺  
名其上李賀詩今日見銀牌  
孟郊詩髮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一家機軸近人所  
喜然過巧失實非大雅之音也  
常建詩碧海瑩子神玉膏澤人骨按碧海疑是水碧

之誤西溪叢語嘗閱李白過彭蠡湖詩云水碧或  
可採金膏秘莫言江文通詩云水碧驗未黠金膏  
靈詎緇注翰曰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藥也又云傲  
睨摘木芝凌波採水碧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金  
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注云水碧水玉也此江中  
有之然皆滅其光明止見溫潤穆天子傳河伯示  
黃金之膏山海經云取山中多水碧余嘗見墨子  
道書大藥中有水脂碧者當是按水碧金膏相對  
爲句所從來久矣余著唐詩正聲箋註常建碧海  
句久考證故追錄

淮南子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瘡驚怖為狂憂悲多患病乃成積醫書所稱積聚即此又云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詩人多指口禍亦然

阮元宛州道中詩云平田泉水自成渠村口秋林日影踈著我肩輿安穩過半看黃葉半看書秋冬之際山村病家邀余輿中每誦此詩真與我心相合勝於自苦覓句矣  
宋史梅堯臣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

到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世以為知音

揚子載云攔邊花草牛羊路寺裡人家杵臼聲余每遊菩提山覺此句之妙

謝氏詩源袁瓘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能施廕見之曰王孫蟋蟀也按此反用楚辭王孫去兮草萋萋之語施說牽強不可從

阮元湘江村舍詩云湘山如翠黛湘水如碧玉岩下有居人林深不見屋落落百尺松陰陰萬竿竹竹密一徑空照見人皆綠况有流泉聲清冷比琴筑

如此山居幽其人定無俗笑我坐蓬牕秋陽正相  
曝此詩非唐非宋又非元明自是一家風調余與  
社友飲竹林中視之顏色皆青益感造語之妙揚  
誠齋過南陽詩云迤岫遙峯翠作圍平田小港碧  
行遲垂楊一迳深深去阿那人家住得奇碧行二  
字甚奇

或問芥子園畫譜序題云古重陽重陽稱古何義余  
曰即今九月九日也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  
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已  
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

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東坡文集云  
嶺南氣候不常余嘗謂菊花開時即重陽十月初  
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九文宗以九月十九日作  
重陽坡公以十月朔作重陽故以古字分之蓋清  
人好奇之弊也

邦人咏史題畫之類不過敷陳故事令人一見引睡  
曰奉古人傑作以示初學袁景文題李陵泣別圖  
云上林木落鴈南飛萬里蕭條使節歸猶有交情  
兩行淚秋風吹上漢臣衣沉飯愚評云詞婉意嚴  
李陵之罪自見漢臣二字春炆之筆譚貞良詩云



都尉臺前起朔風，節旄旋空盡。路西東不知別，淚誰先落同。在河梁夕照中，比諸表詩似讓一步。然其罪李陵隱然溢于言外。同字著眼，王澤題徽宗畫瓶中桂花云：玉色官餅出內家，天香誰貯月中花。六宮只愛新涼好，不道金風卷翠華。張迪題徽宗半開梅花云：上皇朝罷酒初醒，寫出梅花菜半含。惆悵汴宮春去後，一枝流落到江南。靈湛題趙松雪苕溪圖云：王孫今代玉堂仙，自畫苕溪似輞川。如是青山紅樹底，可無十畝種瓜田。戴冠題姚少師畫竹云：次其韻，北地風高卷塞雲，驚沙吹起鴈

成群，客邊偶寫龍孫譜，忘却江南有此君。歸愚曰：嘉定王常題徽宗畫百合，畝云：偶為美名圖，百合不知南北已，瓜分頗有思致。靜寄餘筆：豫山中有一老杉，其大蓋百圍，云亦世所未聞。旁有小聚落，曰呼曰杉村，吾鄉宮川上游十里餘，山中亦有一大杉，曰杉其地，曰大杉谷，土人稱為神代物，不知其大幾百丈，偶有度幹大者，即災土人懼而祭之。古出口結音。黃嘉仁田家詩云：烟舍暝色入村場，一畝平田隔草堂。急雨初收新水滿，藕花香雜稻花香。一日余伴

讀小林公堂飯途過王中嵩荷花盛開口誦此詩  
 不裁一句蓋為茲境傳神人林賦一情平田爾  
 林鴻飲酒詩儒生好奇古出口談唐虞儻生羲皇前  
 所談乃何如古人既已死古道存遺書一語不能  
 踐萬卷徒空虛我願但飲酒不復知有餘君看醉  
 鄉人乃在天地初好古之癖或陷于透察其所為  
 不過紙上空談此詩雖過謝亦有所見  
 方鵬知足吟云人見白髮悲我見白髮喜多少賢達  
 人不見白髮死高才李長吉有道文中子行年未  
 三十相與歸蒿里吾生已倍之對鏡宜莞爾達生

之語足排老愁沉千運詩近世多大傷喜見髮髮白沉唐人

汪應軫登浮峯寺云攝衣入空山白雲留我住我欲

卧白雲白雲又飛去奇想自天外落

東坡詩云人似煉鴻未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

白酒三杯曠野老蒼顏一笑温初讀二聯如不用

意然其精鍊之工熟讀而後可知焉以實對虛四

句渾成又云門前人鬧馬嘶急一家喜氣如春釀

若作春酒意味索然

東坡曰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  
 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温

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初學善了此意其於文學無不如意余謂醫之於方亦然一草一木分其主治所謂數車無車遂不能得活用之妙也孔子一貫指忠恕孟子惡執一者謂偏于一邊九字義隨前後語氣而異不可泥執也

今人贈答詩中動用知己字察其交際猶待路人古之所謂知己者蓋其自許不輕故待人亦重豫讓曰士為知己者死虞仲翔曰海內得一知己死不

恨韓文公曰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知己豈容易哉潛丘劄記引後漢王丹傳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

周賀拔岳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本朝武將多有此種人漢武帝嘗欲以孫吳兵法教霍去病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

謝在杭曰疏注不足以翼經而反累經者也實錄不足以為史而反累史者也千古快論警發腐儒備忘錄劉靜修詩記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

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大抵漢代，而隆史書多不足信，而三百年來充甚讀史者，觀其人之可信而信之，則庶乎少失矣。

呂氏童蒙訓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為可畏耳。余少時同學有早慧者，遂無成矣。謝在杭曰：曾子七十廼學詩，荀卿五十始學禮，公孫弘四十方讀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而皆成大儒。早慧者莫敢望焉。余謂人有才不才，然其成業在乎學而不倦，每對後進引此數子以加勉厲。

金剛寺管公祠前有白大夫石，云管公所賜太夫便袖而歸，置于寺中。後人稱曰：袂石大四尺許，或駁其妄，傳按管原傳奇，所謂白大夫者，即松木春彥也。春彥嘗受公之知，屢謁門下。春彥有二子傳奇附會以松竹梅，父子之名，喧傳世上。酉陽雜俎云：利州臨江寺石，得之水中，初才如拳，置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然則此石既經千有餘年，其長亦未可知也。

吾邑久志本氏藏僧虎關書朱子元亨利貞說一幅，無款筆力遒勁，有涪翁風。僧光慶詳記來由，別成

一幅足以證其為真蹟也元應元年四書朱注始  
未本邦獨清軒健叟首唱程朱之學今觀此書益  
知當時尊信朱注國朝諫諍錄引長濟草以垂水  
廣信為讀朱注者之祖據兵家茶話垂水廣信實  
無其人長濟草蓋皆者玄信偽作也光慶延室年  
間人與久志本氏為方外友

久志本氏同宗藏大覺禪師書一幅字字沉着善得  
唐人筆意道春先生為之小記吾邑書幅以此為  
第一松田脩善書好臨古今名蹟近就主人鈎摸  
此幅運筆縱橫不差毫末欲以上石流布海內

楊升菴秋林代山云吳元濟將敗之北裴度征淮西

掘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三竿竹竹色深深綠鷄

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鷄未肥去月字乃

字後果已酉日宋人四六學慙鼠獄智乏鷄碑下

句正用此事按升菴說非筆精云戴逵總角日以

鷄卵汁澀白瓦作鄭玄碑又自為文而自鑄詞麗

器妙唐丁用晦云學慙鼠獄云云其謂宋人亦誤

元史伯顏謂宋將作監柳岳曰尔宋昔得天下於小

兒之手今亦失之小兒之手蓋天道也不必多言

周公謹雜識載北客詩云憶昔陳橋兵變時欺他

寡婦與孤兒誰知二百餘年後寡婦孤兒又被欺  
輟耕錄云宋之興始於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  
方八歲及其亡也終於少帝德祐元年少帝時四  
歲名顯而顯德二字竟與得國合周以主幼而失  
國宋亦以主幼而失國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  
后在上始終興亡之數昭然如此

彫菰米詩中多斷曰菰米杜詩波漂菰米沉雲黑即  
此梁簡文大堤曲炊彫留上客貫酒逐神仙此指  
菰米草曰彫也蓬牕續錄彫胡即芡草中生苜如  
瓜形可食故謂之芡霜凋時採故謂之凋曰訛為

彫管子謂之鴈膳

茶山翁詩云郊雲釀雨夜山低家指長松亂竹西山  
陽許曰夜山低三字自先生闢之按高青丘詩歸  
時不覺晚山與夕陽低戴喻讓詩夜氣厭山低一  
尺吳梅村詩月出萬山低古人既道破家指二字  
不妥當作家在又尋涼詩云何處尋涼去行窮野  
水源泉從庭際湧雲傍屋端屯大石曉猶濕長林  
午欲昏尋涼何處好涼在水源村何處尋涼去行  
窮野水源漁童沙際聚浣女竹邊喧田湓分連影  
徒扛落漲痕尋涼何處好涼在水源村許曰闢天

地未有之體余讀五代詩話聞僧懷濟有詩二絕云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再到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家在閩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而今再到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此翁所本其一二句法亦祖香山春深詩

王漁洋詠史小樂府二十四首曰小卒津曰卿曹拜曰殺田豐曰殺翹歌曰龐娥親曰赦雍齒曰丹陽婦曰卿慙長曰寄當歸曰借荊州山陽日本樂府題目倣之

張橫渠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

短不能管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今世言安貧者皆此類也

東坡云僕初入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咲旋入開先寺主僧求詩曰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按李白望廬山瀑布水詩挂流三百丈又云流沫拂穹石第三句用此古人雖副急之作不容易下筆也

李遠字萬歲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

李兔射之而中鏃八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此李廣射虎後一人也

韓果字阿六從大軍破誓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誓胡憚果勁健號為著翅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著翅人三字極奇

韋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候經雨頽毀每湏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候處植槐代之既免修復又得庇廕本邦一里家蓋本于此

歐陽公縱囚論看破太宗好名之心千古妙筆周蕭偽嘗至元日獄中所有囚繫悉放還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並依限而至此太宗所本

余嘗稱赤松子曰松子一友人難之然有古人既用者蕭大園傳追蹤於松子

結末之句欲有餘意全在其前後次第譬如韋蘓州獨夜憶秦關聽鐘未眠客若作聽鐘未眠客獨夜憶秦關更有何味

姚合詩云晚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比李嘉祐清明葉葉少穀雨杏花稀更高一籌放翁詩云小樓一



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亦佳

俞文豹曰看人文字須平心定氣反覆推詳豈可輕

下雌黃余每推敲社友詩以此語為龜鑑

朱薜水曰今人不善學佛舍却腔子裡真佛反去外

面尋佛或曰真佛如何供養曰不用香花燈燭止

湏兩字真誠余亦下一轉語曰今人不善學道舍

却腔子裡正道反去外面尋道或曰正道如何修

行曰不用浮華文字止湏兩字真誠

陳簡齋春日詩云朝來庭樹有鳴禽紅綠扶春上遠

林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余謂轉結

二句善盡詩人情狀然非苦吟之徒不能知之又

對酒詩云新詩滿眼不能裁鳥度雲移落酒盃此

亦同意范仲立畫工山水得荆浩關仝之妙既而

歎曰師人若不若師造化詩畫雖二途其妙

馮道詩云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閉口深藏舌安

身处处牢此語雖俚實修身至要也

唐詩西原驛路挂城頭挂字新奇錢大昕詩清流出

雲外古寺挂林梢祖此

余性多病數瀕于死然於死生之際毫不動心竊有

得於前賢之言焉論語曰死生有命孟子曰壽夭

不戴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荀子曰：相命已定，鬼神不移。又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始終俱善，人道畢矣。

余壯年託符栗齋刻，韓文公餘事作詩人句，以為引首。印年過五十，毫無所成，然讀書工夫老而益壯。文公詩：吾老著讀書，餘事不挂眼。欲取此句更刻一印，恨無鍊筆。如栗齋者，栗齋名，彞字，名六潛，心古印旁善書畫。一日與諸子會于中山精舍，古森厚保攜一石材，請揮鍊筆。栗齋戲於懷中，彫水月

觀三字出而示衆，滿座驚嘆。蓋其運刀之妙，心手相應，不假目力。字畫分明，安排極佳。茲摹印文以存典型。



陸次雲洞溪織志：風鬼出黔中，無形無影，能以旋風攝人。吾邦所稱加麻伊太知之類。

西隣某氏築墻侵余園中，余欲正之，竊謂我失尺土，無缺于事，彼得之如拓境，若捍言不謝罪，則不得。不訴于官，祇攬吾方寸地，耳遂默而止。楊珍批于

金剛寺藏書卷一  
第理舊居狀云四隣侵我好從伊畢竟湏思未有  
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善與愚意  
符矣

吾勢有二鸚鵡石一在宮川上游一在磯部山中土  
人以其應人語稱曰鸚鵡即響石也宮川上游之  
石最響東涯翁有紀行雲林石譜所載鸚鵡石以  
其色淺綠名之同而實異

近世茶事盛行每月定日互招賓客可稱湯社清異  
錄和凝在朝同列通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  
為湯社

樂府雜錄善歌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出至喉乃噫  
其詞即今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致遏雲響谷  
之妙也按廬照隣詩云清歌一轉口氤氳亦此意  
也

侯鯖錄世之嫁女三日送食俗謂之煖女廣韻中正  
有此說使餽字邦人娶婦親戚朋友各贈布帛酒  
肉以充賀儀更以餅糕慰問新婦此亦煖女之意  
煖有溫存之義與煖房之煖同

溺器一名虎子不詳其義侯鯖錄云李廣與兄弟獵  
於宜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頭為

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搜噐示能辱之也至  
今搜噐謂之虎子或為虎枕此說頗覺附會錄質  
博雅

過庭錄陽翟燕照隣仲明賢士人也素安命生計索  
然讀書不仕嘗有詩云女矮兒痴十口餘進時無  
業退無廬一窓風雪韓城夜火冷燈青照舊書第  
三四句善寫貧家光景餘情溢於言外

多病愛閑語出南史王儉傳余欲築一苑亭名曰愛  
閑未果白香山詩經忙始愛閑杜牧之詩愛閑能  
有幾人來是皆得閑中趣者如劉賓客功成却愛

閑固非吾儕所當也

明道雜誌古人作詩賦事不必皆實如謝宣城澄江  
淨如練宣城去江近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  
溪耳或當時謂溪為江亦未可知也入蜀記竹樓  
下稍東即赤壁磯亦茆岡尔略無草木故韓子蒼  
詩云豈有危巢與栖鶻亦無陳迹但飛鷗此磯圖  
經及傳者皆以為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  
此名不可考質按謝蘇二公文字後世足以考信  
而宣城魚江赤壁魚草木六朝邈矣姑置不論放  
翁去北宋不甚相遠其所親見如此抑亦南渡之

後陵谷一變使然耶所謂事不皆實似非誣也

焦氏筆乘茄子根煎湯浴足能治龜瘰竈瘰足跟凍瘡也余幼時每冬患凍瘡曾祖母採雪下紅燒成霜傳之即愈

宋白咏石燭詩云但喜明如蟬何嫌色似璧石燭即石炭也本草琥珀千年者為璧狀似玄玉黑如純漆

或問古人字用甫字余嘗閱一書名失云表德用甫字者起自荆公當時附勢者多效之故有表德皆連甫花書畫帶圈之說然甫字亦止用於字內後人

於字之下復用一甫字或換寫作父字其義固通但亦是畫蛇添足之誚云按王介甫初字介卿王深甫集有臨河寄介卿詩曹南豐集亦有寄王介卿詩甫云卿云固無意義老學庵筆記錢勰字穆范祖禹字淳皆一字交友以其難呼故增父字非其本也今人字曰某某甫實蛇足也

陳無已云世人以痴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今人罵不中用者謂不足百蓋以長錢称之也  
晁無咎新城遊北山記仰看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杜子美僅以七字畫之云仰看明星當空大

絕句起用通韻例多，又有第二句用者。賈長江詩：「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荊棘滿庭君始知。」杜牧詩：「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菲。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說詩碎語：張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明指二月，謝詩：「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自後人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兩字，暗句相沿，到今賢者不免矣。試思猶字竟作何解，按何遜詩：「麥氣

始清和，是指首夏。四月清和，司馬公句要之，清和二字，春夏通用，不必本歸田賦也。

木世甫高雄山詩云：「文覺杜多本在家，袈裟斬後著袈裟。」于今血染溪山，樹彷彿紅楓。二月花時人傳賞，以為合作此剽竊之甚者。蓉塘詩話：「士人題鴈未紅，畫曰：漢使傳書託便鴻，上林一箭墮西風。至今血染階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

才力不凡，足以睥睨一世。譬有山陽之才，而有山陽之詩，無其才而學其詩，遂不免叫囂之弊。耳乳臭書生，不辨菽麥，好作大噉壯語。曾蒼山序唐絕句

曰執偉豪而棄淵深此近來選詩者之偏也漫齊語錄詩用意要清深下語要平淡二子具慧眼者實詩中三昧語

顧英題自畫小像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到處青山骨可埋還憶少年豪俠與五陵裘馬洛陽街道破一生心事善用險韻而不覺其艱也源白石自題肖像云蒼顏如鍊髮如銀紫石稜稜電射人五尺小身渾是膽明時何用畫麒麟自注時奉使西上祇南海評曰此公本色余讀二詩英氣凜然襲人皆足以為小傳矣

一日登岳歸途出朝熊村行吟朱子濁酒三盃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峰之句疾如丸之走阪頃刻抵村頗不覺疲

揚青望詩岳寺風聲起暮鐘殘陽歸去與尤濃停車欲認登臨處忘却西南第幾峯余自熊岳歸途上未回看有此景致遂不能下一句也

沈明臣宮怨云綠滿南園葉葉肥風光欲盡柳花飛妾生不及吳蠶死留得春絲上袞衣此自王龍標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未化出王之比喻出乎意表巧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沉詩工

而俗無餘意

白居易七律心灰不及爐炭髮雪多於砌下霜珠

中說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

故曰存乎其人士大夫好讀書者不可不知此意

也柳子厚詩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可謂實踐之語

朱子詩云昨夜江邊春水生艤艫巨艦一毛輕向未

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大學補傳所謂至

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表裡精

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詩意全

與此同

錢起暮春歸故山草堂詩云

一作劉長卿詩題云晚春歸山居題窓前

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盡杏花飛始憐幽竹山窓

下不改清陰待我歸韓退之鎮州初歸詩云別未

揚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

留花不發待郎歸二詩同意或曰退之有倩挑風

柳二妓歸途聞風柳已去故云蓋後人附會不足

信也如李青蓮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温飛卿

鈿蟬金鴈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之類不可枚

舉

讀書之精常在于貪貪則志一無所他求我觀紈袴

子弟曲藝雜伎朝習夕廢至其末路往往陷於酒



池肉林中要之皆以家產有餘故也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凡人無此二者壽保百歲不足  
稱也

智猶流水隨物屈曲不致壅滯義猶堤防能殺水勢  
令之順流

弘法大師書朱雀門額門字不勾大師入唐之時或  
傳此法以避火厄蓋出術者之言也堅觚集引馬  
氏日抄云門字兩戶相向本無勾踢宋都臨安玉  
牒殿災延及殿門宰臣以門字有勾脚帶火筆故  
招火厄遂撤額按火中乃息後書門額者多不勾

脚我朝南京宮城門額皆唐孟季所書北京大明  
門等額皆朱孔易所書門字俱無勾脚換鷲百譚  
引初政記

云明太祖命詹希原書賢門額門字有勾脚太  
祖曰此塞賢路削之然則明官城門額不必避火  
厄也  
換鷲百譚云中国科斗書梵云摩那書又等轉書云  
伽那跋多書邦俗所稱假名真名當是摩那伽那  
之畧也

金志章月夜登虎丘詩云一片深宵月明明照虎丘  
松杉交影靜巖藻上階流夜舫吹簫客春燈賣酒  
樓他鄉有朋好竟夕此淹留東坡文云元豐六年

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  
無與樂者遂至兼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  
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  
影也又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詩云褰衣步月踏  
花影烟如流水涵青蘋前聯蓋用此意然詩不及  
文遠矣

松南娛語一日與客論學余曰夫學也者一本而已  
矣而其勢不得不分也故有王公學有儒者學有  
庶人學能通經旨大義明成敗與以之理其心正  
其智明進賢退佞邪正得失瞭然不惑以安萬邦

以調陰陽者王公之學也上自六經下及子史百  
家之書博涉通覽多畜前言往行以備顧問下以  
教子弟儒者之學也通人倫孝悌之大義族親和  
睦拘錄疾力以敦比事業者庶人之學也若使王  
公徒研章句事文辭區區於蠹蟬之間則吾必知  
其非英明之主也使儒者捭腹寡聞不達今古拘  
拘自局則吾必知其為無用儒也使庶人或縱談  
治亂或耽溺文辭則吾必知其不能守業也是勢  
之不得不分也若夫上下尊卑各得其宜秩然不  
紊者聖人之道也是學之所以一本也松南此文

實讀書家之至要也余亦嘗有一絕云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農工賈及醫巫人人學問須知分一樣談經是腐儒

松南曰讀書有三患務博而無要者一患也著眼於字句遺大義者一患也棄正義而求新奇者一患也有此三患雖著等身之書非聖賢讀書之本意也余觀近世學者免此三患者殆希

朱排山咏始皇云詩書何苦遭焚劫劉項都非識字人此祖章碣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之句然垓下大風二歌悲壯雄渾歷倒千古非區

區詩人可及也

吳冠山曰散體文如圍棋易學而難工駢體文如象棋難學而易工余謂古詩如圍棋近體如象棋至其妙處俱難下手

揚州鼓吹詞序云揚州明月樓今失其處相傳元時富室趙氏建以延客一時題咏甚多皆未愜意趙子昂偶至廣陵主人延之即席題云春風閨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趙大喜徹酒半為壽至今傳為勝事按平安東山第一樓取紉六如在嚴東山第一樓句名之六如本于子昂不免生吞活剥

之謫吾鄉花月樓先輩名曰長峯第一樓齋套可

厭

頃有示明益王書章莊詩全幅者字雜草行筆力適

勁詩云近來中酒起常遲卧看南山改舊詩開戶

日高春寂莫數聲啼鳥上花枝款云益藩仙源道

人下有朱字印文曰益王之印

余獲三百年前屋上竹材以造線香筒若干寄贈友

人各有所題自二字至七字語盡閣筆偶見趙彥

箕詩古鼎燒殘心字香困來携枕卧藤床一聲啼

鳥破幽夢花影滿簾春晝長注聞商貨香以心字

為號取杜甫心清聞妙香之義他日又有請者欲  
以此末句及心清二字題之

西村子贊家在蓋松山之麓訖山開園園中有閑雪

岡東望富岳於雲際簷庵紅藥塢楓磴之勝花時招客盛

供數日實為吾鄉園林之冠近年家計不振風物

蕭條竊感榮枯之無定

竹坡仲秋後一夕白雲亭小集詩云不唯看月好靈

岳聳林東萬象迎新霽孤光溢碧空養和凌世險

引滿慰途窮願罷絃歌去銀笙弄快風時御巫氏

在菜花亭未與余輩同酌吹笙又遊三田山一聯

頗佳殘暉翻冷蝶香靄失飯禽竹坡名昌言字子贊吾黨一畏友也

世間野傳薩天錫天滿官詩云無常說法現神通千里飛梅一夜松萬事夢醒山吐月觀音寺裡一聲鐘格調凡劣襍用一字始余誦之疑非薩詩後閱全集絕無此篇益信管見不誤羅山隨筆世任管相公遭謫之西州也作詩曰離家三箇月落淚百千行萬事皆如夢時時仰彼蒼此則唐杜甫之作而公亦偶同耳按第三句用此洪序亦有詩云日本曾聞北野君愛梅瀟洒又能文謫居西府三千

里一夜飛香度海雲二詩皆非佳作日本云云拙甚要之邦人假託不過侈言相公威靈耳宋景濂賞櫻日本盛於唐一首傳為日東曲之一本集不載是亦同一伎倆令人捧腹又詹仲和題雪舟画富士峯畫詩出換鶯百談亦不甚佳

祇南海曰昔日予與諸子遊長樂亭賦一絕云綠樹陰濃小院涼不須避暑屢移床爛柯日月瀕史事何若林間午景長後閱列朝集張以寧爛柯山詩人說仙家日月遲仙家日月轉堪悲誰將百歲人間事只換山中一局碁古人既有與予同見解者

南海平平說者不如張詩精鍊句法極工  
 十國春秋劄乙字子真棄官隱鳳山有句云掃石雲  
 隨帚耕山鳥怕人嘗乘醉與人爭妓既醒慚悔集  
 以酒致失者為百悔絲不飲至於終身按雜言雜  
 載陳沅閑居云掃地雲粘帚耕山鳥怕牛二聯不  
 知孰先劄詩稍優

世以文字上身為者有破家者有豈啻惑溺酒色此等  
 之人尚称好學何不思之甚也

毛先舒吳宮詞云蘼臺月出夜烏棲宴罷吳王醉似  
 泥別有深息願不得向君歌舞背君啼善得詩人

之旨朱受新亦云夜擁笙歌百尺臺太湖月落宴  
 還開君王自愛傾城色忘却人從敵國求筋骨大  
 露之溫柔氣比之前詩談非同日

余頃為塾生講近思錄話次及邵子数学頗覺其安  
 然未容易發之於口偶讀錢大昕詩云大易言天  
 地其道最恒久覆載靡不用高明而博厚隸首善  
 布算算得天地壽異哉安樂翁吊詭惑黔首十三  
 萬為期混沌歸无有消耗終成災開闢啓子丑唐  
 虞當午運民物故繁阜更歷三萬年人縮如鷄狗  
 我欲問安樂此語誰所受太空了無言紀述自誰

某誰從混沌前，親見混沌後。瞿曇譚劫數，認悠本無取。奈何拾餘唾，欲與羲文偶。向之所疑渙然水，此等之詩有益後學。

歐陽公王樓春云：兩翁相遇逢佳節，正值柳綿飛似雪。遇逢值三字下得各至當。

漁隱云：浩然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魚梁渡頭爭渡喧。岑參巴南舟中夜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岑詩語簡而意盡，優於孟也。

東坡曰：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輒

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吾邦演野史者，說南朝事，雖五尺童聞楠氏淩川之死，莫不扼腕，蓋人心之公和漢俱同。

余嘗與田玉溪遊，和州月瀨，宿于尾山民家。梅花數萬株，實為天下壯觀。然在麥隴茗塢之間，絕無風致，可賞土人唯誇其多，可發一咲。謝在杭曰：閩浙三吳之間，梅花相望有十餘里，不絕者然。皆俗人種之，以售其實耳。花時苦寒，凌風雪於山谷間，豈俗子可能哉？故種者未必賞，賞者未必種。莫知言。

哉此遊徃反十日以詩為務寢食之外不接言語  
 各賦三十餘篇玉溪名慎字永圖好詩旁善繪事  
 設上野云城南野濶暖烟堆月瀨何辺可問梅豫  
 占花期春正半飯樵遠拗一枝未到月瀨錄二首棋  
 花香裡路盤旋水麗山明別有天放掉回看經歷  
 處嶺雲林霧各芬妍攀盡梅林眼界賒俯看山半  
 萬梢花樵擔埋在香雲裡借問溪村住幾家宿尾  
 山錄四首昨來遙入白雲鄉梅樹林間小草堂幾尾  
 風英翻墨沼新詩寫得彩箋香設尾山途中聯句  
錄三首春山一路背梅歸慎猶有殘香在客衣聚他



日此遊應入夢慎落花啼鳥故園扉聚

劉青田新春詩昨夜東風未吹我門前柳柳芽黃未  
 全草根青已有鷓鴣屋上鳴勸我嘗春酒我髮日  
 已白我顏日已醜閑尊聊怡情誰能計身後此詩  
 恰似為余言老况也春初一酌讀之悵然

客冬塾生相謀刻余詠史百絕并及茲篇是  
 余少時病中劄記文字蕪陋固不足傳然亦  
 一二載先師亾友事距今三十餘年邈如隔  
 世不勝追感於是更加刪補分成三卷名曰  
 鉅兩亭隨筆以其起稿于此也老後管見所



得。別有橘黃湯錄。以跌他日之拳。

並不弘化戊申初春。夢亭山人識

一二海峽。因交事。適逢三。

余也。報誅。申後。時友。率。燕。國。不。其。謝。於。亦。

客。冬。壁。坐。醉。甚。似。余。時。使。百。前。中。及。在。嘉。文。

餘。以。為。余。言。於。也。由。春。亦。一。類。類。之。對。於。

曰。白。海。題。曰。曰。題。開。海。神。似。神。類。類。類。類。類。類。

全。草。財。青。曰。首。餘。欲。是。土。易。曰。曰。清。香。而。好。建。日。

門人與百千之同校

鉏雨亭隨筆卷下終

門人與百千之同校



嘉永五年壬子春刻

寄春草堂藏版

江戸 須原屋伊八

京都 勝村治右衛門

大坂 河内屋喜兵衛

津 山形屋傳右衛門

發行書林

